

柏杨书

台湾 柏杨著

鬼话连篇集

西窗随笔
⑥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九三·北京

西窗随笔 ⑥ 鬼话连篇集

合淮、杜杨著

(京)新登字191号

书名 《鬼话连篇集》(西窗随笔之六)
作者 台湾 柏杨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
规格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375印张 112千字
版次 1993年6月第一版
印次 1993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书号 ISBN 7-5057-0645-4/I·268
定价 4.20元



柏杨 台湾著名作家。著有《中国人史纲》、《帝王之死》、《皇后之死》，并译著《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西窗随笔》、《倚梦闲话》为其两大杂文系列，文风率真、幽默，既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又有人生历练的睿智。

编者的话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的杂文极富特色，谈古论今、嬉笑怒骂、真挚率性、幽默横生，颇受读者亲睐。不仅在台湾以多种版本一版再版，在大陆出版的仅仅一本关于“中国酱缸文化”的小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也曾轰动一时，多次重印。近年来，台湾跃升文化事业公司将柏杨的杂文重新整理出版，推出了《西窗随笔》和《倚梦闲话》两大杂文系列。我公司有幸获得这两套书的大陆出版权，使大陆读者有机会完整地读到柏杨先生历练人生的真知灼见。

编辑过程中，考虑到国情及大陆读者阅读习惯，在不损原意的前提下，征得作者同意，对书中个别字句作了删除。对文中出现的台湾当局的一些组织名称和职务名称，如“中国民航局”、“立法院”、“立法委员”、“局长”、“部长”、“大使”等，以及“中国”、“国家”（即指台湾当局所谓“中华民国”）的提法，为保持作品完整和阅读顺畅，未一一加注或作其它技术处理。此类文字不代表出版者立场，敬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编者

1993年2月

前言

老头跟年轻人最大的不同是，每一个老头都有说不完的往事，堪供回忆。柏杨先生老矣，前途有限，只剩下回忆无穷。想当年一九六〇年代，我老人家手提巨笔，叱咤风云，固一世之雄也。忽然咕咚一声，没啦；使人兴起“于今安在哉”之叹。自一九七七年，返回台北，穷极无聊，把昔日刊有敝大作的旧报纸旧杂志找出一些，剪剪贴贴，一面动手，一面动眼，噢，虽是一九六〇年代之文，而于一九八〇年代读之，仍觉字字珠玑，虎虎生风，不禁拍案叫绝，啧啧称赞，称赞到得意之处，唾沫横飞，声震屋瓦。老妻惊曰：“老头，谁的文章，这般高强？”呜呼，谁的文章？当然是柏老的文章，我是何等角色，顺应时代潮流，岂有说别人好话之理。阿巴桑头脑不清，殊堪悯也。

柏杨先生文章既如此之好，又兼如此之妙，非我一人之言，乃天下人的公言也（说此话时，气不发喘，面不改色，货真价实的窝里捧嘴脸）。不敢自秘，整理印出，以供读者老爷拜读——其实贵阁下拜读不拜读没啥关系，柏老学问，博大

精深，贵阁下即令拜读，也未必拜读得懂。只要猛掏银子，狠狠地买上一册，你就伟大定啦，幸勿自误。

柏 杨

一九八〇年代黄道吉日于台北柏杨居

序

吾友梁启超先生评中国“正史”，有一段非常痛心的话，曰：“一言以蔽之，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柏杨先生读史之余，也不禁兴起这种喟然之叹，而套之曰：“一言以蔽之，自为酱缸所酱，而复把后人拖进去酱而已。”呜呼，我真想不通，中国立国五千年之久，正人君子动不动还猛拍胸脯，讥笑别的民族是后生小子，可是中国自己却硬是没有一部清清楚楚，正正派派的史书。一般人所谓的“正史”，也就是目前流行的所谓学院派的二十六史，不过一大堆鬼话连篇兼飞象过河的史料，教人心口发胀。

最混帐的是，“正史”把任何有权势的人物，都说得人不像人，虫不像虫，神不像神，鬼不像鬼；一切都是“天纵英明”“乃属天授”“非人力也”，写史书的朋友，除了歌颂权势外，别无他念。只要当上了头目，就是放了个屁，瞎了只眼，甚至对小民来一场可怕的屠杀，也都是玉皇大帝、耶稣基督、释迦牟尼三位先生联席会议决定的。于是国民上进心和民族

灵性，以及是非的标准和判断，全被酱住，这块塞在肚子里的毒素，如果不早一点挖出来，中华民族不要说恢复活力啦，恐怕仍要继续地奄奄一息，终有一天，像印加帝国一样翘了辫子，在地球上消失，徒供后生小子和洋大人，唏嘘凭吊而已。

本集所收集各篇，都在台北公论报上发表，目的在通通奴性、戳戳酱缸、挖挖狗屎。至于能不能把奴性通掉，把酱缸戳破，把狗屎挖出来，全看读者老爷矣。

是为序。

柏 杨

乙巳年正月于台北市柏府

目 录

编者的话	(1)
前言	(1)
序	(3)
玉皇大帝高坐云端	(1)
爬虫之子	(5)
“七十二”学问	(9)
好像失了火	(13)
少有大志	(17)
头转身不转	(21)
一根白发定终身	(25)
鬼话家惯例	(29)
肚皮上搞一下	(33)
声音有点特别	(37)
梅花鹿奉命出动	(41)
石头咚咚作响	(45)

破鞋也出了笼.....	(49)
冒出神光.....	(53)
满天都是飞虫.....	(57)
院中找草.....	(61)
钻到肚脐眼里.....	(65)
“成大事不恤小节”.....	(69)
几个模式.....	(73)
孝经钩命诀.....	(82)
立即派两盏明灯.....	(87)
梦里脱帽.....	(91)
方头的朋友有福矣.....	(96)
柏杨先生八十一世孙.....	(101)
有时喷出紫气.....	(105)
几个月娃儿会说话.....	(109)
婊子养的畜牲.....	(114)
神仙显灵.....	(120)
木星侵略北斗星.....	(125)
手提机关枪.....	(130)
条条开列.....	(134)
各有千秋.....	(141)
诗也派上用场.....	(144)

杀妻奇案	(147)
奇异的香味	(150)
间接受精法	(153)
手里握着一块	(156)
硬不肯生模式	(159)

玉皇大帝高坐云端

西洋有这么一则小故事，一个旅客云游四方，游到了一个村落，山明水秀，气象非凡，不禁肃然起敬，向路旁一位糟老头问曰：“你们这里出生过啥大人物呀？”该糟老头想了又想，赧然曰：“非常抱歉，我们这里从没有出生过大人物，出生的都是小孩。”我想这则洋幽默应该大量印刷，送给中国一些所谓的“大人物”，和一些写历史书读历史书的朋友。盖中国人似乎跟洋大人恰恰相反，有些家伙一生下来就是“太祖”，有些家伙一生下来就是“高帝”。

拿破仑先生曰：一个人不是一生下来就伟大的，而是在成了功之后，左思右想，才发现自己伟大的。唯中国不然，看中国史书，尤其看所谓“正史”，都会发现一点，所有的大人物，全是生下来就伟大不堪。当他娘在产床上辗转反侧、呼天号地、汗流如浆、血崩如注之际，小子呱呱诞生，别瞧该小子一身都是羊尿液，却像耶稣基督亲自下凡，不是红光满室就是天上打雷，不是应验预言，就是一生下来，就有并吞万国、统一世界的大志，花样百出兼丑态毕露，从没有一个例

外。这种“上天注定”的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可怖的一部分。二十六史里飞象过河兼鬼话连篇，仅只造造产床上的谣，骗骗天下类似于你我这种可怜兮兮的小民，不过是小焉者已。

呜呼，话说玉皇大帝高坐云端，偶尔往下界一瞧，只见天下大乱，杀声震天，不禁大怒曰：“俺刚跟王母娘娘亲了个嘴，正要动手动脚，却被打断，气死我也，紫微星何在？”紫微星正在太白金星家推牌九，闻声呼唤，急急上殿，玉皇大帝曰：“下界闹的不太像话，派你前往去当一名头目，努力二抓可也。”紫微星领了玉旨，走到南天门，然后托塔李天王照他屁股就是一脚，把他踢下凡尘，他就趁着下跌之势，撞到一个大腹便便的孕妇肚子里，然后劈哩拍啦，隆重降生，成了“太祖”、“高帝”。

该“太祖”、“高帝”既有如此尾大的来历，当然得有点异禀异样，才能对得起托塔李天王南天门上那一脚。于是，你阁下在史书上瞧吧，每个有头脸的家伙，都一定有其使人紧张的节目。有些人可能真的有点奇特之处，那当然更锦上添花、加油加醋。有些人却偏偏如猪如狗、如虎如狼，啥奇特之处都没有。但只要一朝权在手，能够发号施令，自然也会有保镖护院型文人，英勇地为他杜撰。

异禀异样的学说在中国横行猖獗，凡三千年，迄今不衰。正史不像正史，而像鬼话，头目们所以有那种地位，不但金多如土，还可以随时修理别人，不是纯靠人力，人力有屁用乎？而是完全靠玉皇大帝的旨意。你阁下如果想从卑微的地位往上挣扎，那就是桀骜不驯、不安本分的莠民。盖你既没有经过玉皇大帝亲自召见，唯一的出路就是只有被人

骑到头上，想歪歪脖子、松动松动，便是罪大恶极，更不要说自己直直脊梁矣。

我们说中国的二十六史，即所谓“正史”，简直飞象过河兼鬼话连篇，顺调分子听啦，一定义愤填膺、痛不欲生。其实说它是鬼话还算客气的，真乃是一大缸酱也。中国人也真怪，一旦略露头脸，就非冒出一点异禀和冒出一点异样不可。这种干法，洋大人不太了解，你听谁说过华盛顿先生是一条爬虫——龙乎？又听谁说过林肯先生降生时满屋红光，红光满屋乎？只有中国政坛上的头目，不管它是大一统天下的祖字辈也好，或是可怜兮兮小局面的崽字辈也好；百年以上长命王朝也好，三载五载短命活剧也好；千篇一律，全都不同凡品。权势越大，异样也越精采，我们现在就按照着“正史”的顺序，逐个王朝研究研究他们的开山老祖——包括原始头目和第一任头目。特别声明的是，我们毫无不敬之意，谁要说我们不敬，谁就是王八蛋。柏杨先生的目的只是请读者先生开开眼界，瞧瞧奇景，盖这也是人生的一乐也。

于是，我们开始——

中国第一位头目，就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公元前二十七世纪黄帝王朝第一任帝姬轩辕先生。史书（《史记·五帝本纪》）上说，他一生下来时，不但漂亮英俊，而且只不过七十天，就会说话啦。按普通情形，小孩子因在母胎里住了十个月，皮肤既皱又丑，犹如九十岁的臭老头，至少要六个月之后，才能开始舒展。而成为“人形”，总在一岁半左右。但姬轩辕先生却一生下来就仿佛群英会里的周瑜，俨然英俊小生。而且最叫座的是，他还没有满七十天，就会哇啦哇啦。史书上曰：“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弱，不满七十天。可惜没有

进一步记载他说些啥，只会喊爸爸妈妈乎？抑连忧国忧民的一套都出了笼乎？但姬轩辕先生露的一手固不特此也，史书上还说他十五岁时，就聪明的不像话，大概非如此乱盖，便不足以吸引观众而广招徕。其实不仅姬轩辕先生自己如此，连他的子孙也不肯谦让，曾孙睿帝姬俊先生比他曾祖父还要厉害，曾祖父姬轩辕先生只不过生下来就会说话而已，而姬俊先生生下来不但会说话，而且还会喊自己的名字。

商王朝的原始头目子契先生，来历也十分非凡。史书（《史记·殷帝本纪》）上说，他娘简狄女士（芳名看起来好像江洋大盗），有一天和两个女伴到河里洗澡，忽然看见一只黑色大鸟正在那里孵蛋，简女士就把它赶走，低头一瞧，好大一个蛋呀。两个女伴还有点畏怯，不敢去动，只简女士胆大包天，管他三七二十一，吃了再说。好啦，这一吃不打紧，肚子膨胀，怀了孕矣，十月期满，生下子契先生。呜呼，黑鸟之蛋如果真能使人怀孕，天下男人都可死光。

爬虫之子

070340

商王朝的原始头目子契先生如此如此，周王朝的原始头目姬弃先生，自然当仁不让，也照露一手：你子契先生的娘不是吃了黑鸟蛋肚子大了乎？俺姬弃先生的娘啥蛋都没吃，只不过踩了一下男人的脚印，也同样地肚子会大。史书（《史记·周本纪》）上说，姬弃先生的娘姜原女士，有一天去郊外闲逛，看见一个男人的巨大脚印，不由春心大动，竟然爱上啦（柏扬先生曰：有一双大脚的臭男人有福矣），仅只站在旁边爱一下还没有关系，她还到该脚印上乱踩，聊以满足片面相思。谁晓得这一踩出了问题，她的玉足刚一挨那个脚印，玉体就立刻大震，等到弄清楚怎么回事之后，已怀了孕矣。想当年圣玛利亚女士就是因感圣灵而生下耶稣先生，成为天下教主的；姜原女士这一踩，大概也是圣灵捣鬼，因而生下姬弃先生，成为周王朝八百年政权的原始头目。呜呼，对于耶稣先生，属于神学范围，他本身就是神，当然处处神迹。但就一个人来说，何苦为了以示不凡，而硬把自己的娘，搞得如此歪歪邪邪乎。